

百大名
家著作
漢書評注

掃葉山房印行

漢書評註卷四十二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隆按此傳以御史大夫四字聯絡張周趙任申屠五人總是一篇文字與酷吏傳同體又按蒼傳仍史記文

劉敞曰四歲字本在黥布反上誤書在此

隆按更以列侯為主計是綱是時以下詳蒼所以得為主計之故是目

又按蒼乃自秦時一段應篇首好書律歷二句

隆按昌傳本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

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有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令侍立御史矣

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身長大

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

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為常山守。

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

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封為北

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師古曰專主計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張晏

曰以列侯典校郎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國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是時蕭何為相國

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歷。故令蒼以列

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

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

史記文而稍益損之

隆按蕭曹等卑下之伏後案

盧舜治曰擁戚姬騎昌項史記不為少譚總見昌之木強敢言耳

隆按年十歲句為後趙王年少張本又按符璽上史記有年少二字為下文張本

隆按昌即堅忍抗直然期期無長語何以必其能感動太后而託以保護趙王也耶卒之被徵謁太后史氏不載昌一

是奇昌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也師古曰志與職同音式異反奇

為客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也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奇為御史大夫昌為中尉漢

三年楚圍漢王榮陽急漢王出去而使奇守榮陽城楚破榮陽城欲令奇將奇

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奇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

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奇子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

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入奏事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師古曰燕謂安閑之

居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擁抱也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

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

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

人吃師古曰吃言之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

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無重言期期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

室皆曰箱言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歲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

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

豫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

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

言雖謝病三
歲薨愧旬息
矣

隆按兩私憂
應上心不樂
非公無可者
應上兩可字

隆按因叙昌
代苛堯代昌
遂為附兩人
事于傳云
又按班史補
昌曰一段才
見不負高祖
之記

盧舜治曰一
不奉詔也前
能止高帝之
不廢太子後
不能保呂后
之不召趙王
昌竟無他奇
抱期期以死
耳

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師古曰。公彊為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迺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鳩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諡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

陸按教傳仍
史記文

陸按至此復
接前傳敘張
蒼子紫體奇
甚

陸按蒼為計
相時一段本
前傳以列侯
為計相句而
詳言之重應
篇首好書律
歷二句

陸按至此蒼
次蒼德王陵
一段應前傳
文字細密如
此

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畫策令

周昌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教為御史大夫。為相

任教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教素善高祖。怒擊

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教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

羽。教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教堅守。封為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

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諡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

國除。初任教免。平陽侯曹窋代教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臣共誅

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

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

文類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推五

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以及比定律令。淳如

日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

官使長行之臣贊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律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

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

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豫及之辭師古曰言吹

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至於為丞相卒就之。師古曰就成也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

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歷。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以教及其死刑故也

隆按結尾句
與首相應

隆按嘉傳仍
史記文

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
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傳次也音直戀反言漢土德時其符黃
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
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以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草創始也更元年蒼由
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師古曰蒼有所保舉而其人為中候之官大為姦利上以為讓師古
日用此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諡曰文侯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
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
乳女子為乳母師古曰言每就飲之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遇卒著書十
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

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弩張以

足踏者曰蹶張蹶音厥擊音布麥反

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

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從擊黥布為都尉

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三

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

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

可者

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

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

胡續宗曰通
戲殿下而嘉
欲斬之當矣
夫何謂帝曰
陛下幸愛臣
云云嗚呼既
欲執法誅臣
以正不恭之
罪又欲啟君
濫賞以開寵
幸之門申屠
嘉此言則失
之矣

楊維禎曰嘉
蹶張武卒耳
非有風望著
名也而坐柳
鄧通之事壞
然有大臣風
節本其為人
廉直不受私
謁故所立如
此否則取近
習人亦難矣
孔光張禹輩
視此可不愧
乎
何孟春日嘉

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曰。汝第往。師古曰第但也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師古曰絀退也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墼垣也。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垣音畏懼之懼也師古曰墼音如楊食貨志。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師古曰歸音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墼垣。故兄官居其中。師古曰兄如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今之散官。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曰節侯。傳子至孫。史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

之為相也鄧
通戲殿上文
帝則聽其檄
召內史竟錯
穿宗廟垣而
景帝不容其
問然則嘉之
能遂其職于
前而無偏心
負氣之累者
豈獨嘉之賢
也哉今就其
始末觀之文
景之優劣亦
因可見

凌約言曰史
書嘉因歐血
而死或者少
其不足于量
云

陸按自嘉死
後雖因嘉而
波及列侯而
與嘉之意自
見

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
周皆以列侯繼踵躡躡廉謹師古曰躡躡持整之貌也躡音初角反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
明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師古曰言名為漢名相而專遵用秦之顓頊歷何哉張晏曰不
考經典專用周昌木強人也師古曰言其強任教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申屠
顓頊歷何哉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漢書評註卷四十二終

漢書評註卷四十三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黃震曰史以酈陸朱劉叔孫同傳朱建叔孫通不足道也食其庶幾知擇君事敬底幾能自奮然豈賈傳伍哉

陸按食其傳本史記文削刪之

又按史記錄中皆謂狂生

班據改自謂狂生恐于下

文自謂我非狂生句不合

呂祖謙曰騎士微矣而高祖親問以賢

豪此所以得天下

隆按不如史記且欲率諸侯破秦也語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

行衰惡之貌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酈音是為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師古曰徇亦略也音辭峻反食其聞其將皆握齟好荷禮應劭曰握齟急促之貌師古曰荷與苛同苛細也齟音初角反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師古曰先謂紹

介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師古曰溺讀日尿音乃鈞

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應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如

豎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

英書平注

卷四十三

酈食其

英書平注

卷四十三

酈食其

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座。謝之。食其因言六

國從衡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

師古曰。瓦合。謂如破

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也。

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

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

師古曰。素與其縣令相知。

今請使令下足下。

師古曰。下降也。

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

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

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

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

師古曰。救趙及梁。

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

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雖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

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教倉

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

令適卒分守成皋。

師古曰。適讀曰適。適卒。謂卒之有罪。適者。即所謂適戍。

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令楚易取而

漢反卻。自奪便。

師古曰。不圖。適取。是為自奪便利也。

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

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

師古曰。耒。手耕曲木也。音盧。對反。紅讀曰工。

天下之

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

師古曰。敖。即敖倉。

塞成皋之

隆按史記漢書皆以食其勸教倉之粟及請說齊合為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為二司馬溫公謂分為二者是

隆按據教度之粟五句此說詞主意

王維頓曰食其欲據教度之粟即請下陳留之意

劉欽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據田僭傳乃是田解

隆按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本上文天下知所歸矣句來開口便得肯發

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距飛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

師古曰瓚說是壺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師古曰以地則天下知所

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於

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師古曰負背也岱泰山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

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

從其畫復守教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

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

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

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

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

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

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

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

事師古曰言唯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鰈也臣瓚曰項羽其韓信傳作利此作玩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

又按天下歸漢句此段綱領

隆按天之福句與上天所

以資漢相應

又按上以知

不知為眼目

此以下不下

為眼目首尾

相應作結語

盧齊治曰

生就烹時猶

有迂闊大言

真疎宕不檢

有志願成自

外于身世者

也天地間生

此一等人類

太史公筆力

班氏刪就烹

數語遙覺鄙

主之狂索然

以無氣然爾

隆按了結爾

尚余

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為北舉三十二城。此

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

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

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

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讀曰憑憑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馮軾者言但安

坐乘車而游。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迺亨食

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

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音介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

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

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音徒河反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

見賈。服虔曰魋音推師古曰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撮之髻其形似箕賈因而說佗曰。足下

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背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

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師古曰正亦政也諸侯

黃震曰賈以詩書說高帝一時群臣無有也賈以呂氏欲王諸呂而病免豈忍一日苟祿于君側既病免復傳會將相以誅諸呂又豈忍一日苟忘其君此亦一時群臣無有也嗚呼賈底幾以道事君者與

王慎中日開口即以親戚昆弟墳墓認喝之

隆接新造未集以下數句一一應前

盧舜治日從親戚墳墓說來情義最切又越殺王降

豪傑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屈強謂不柔服也。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種族也。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迺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也。音厥。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遽音其底反。迺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它送也。師古曰它猶餘也。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

漢五字利害
甚明以故易
動其聽

陸按起坐與
工箕踞相顧

王維楨曰下
一似字活落
語

陸按拜尉佗
為南越王應
起處而加一
卒字于上蓋
歸功生云

楊慎曰漢儒
謂湯武逆取
而順守此言
非也易曰湯
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
焉有逆而可
順天應人乎
左傳曰以亂
取國奉禮以
守猶懼不終
季子猶知其
不終也而謂

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吳王夫差。閻閻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襲之。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于趙城。其後以為姓。張晏曰。莊襄王為質于趙。還為太子。遂稱趙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是。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師古曰。有口。謂辯士。賈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囊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他處。為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上過音工。未反。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服虔曰。溷。辱也。吾常行數擊新美食。不久辱汝也。師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溷。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擊殺牲。與我鮮食。我不久往。亂。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常燕居深念。師古曰。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方策。賈往不請。

湯武為之乎
然逆取順守
之言實本于
左氏而又轉
失其指矣

何良俊曰漢
興高祖時則
陸賈上新語
每奏一篇帝
未嘗不稱善
其言謂秦以
暴虐亡著秦
之失欲高祖
之以王道致
理也

劉敞曰數擊
鮮史記作數
見不鮮言人
情頻見則不
美故母父濁
女也

陸賈賈度不
能爭乎愚力
不能爭惟二
人同心故賈
能揣平之念
如此連用六

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

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憂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

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

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

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

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

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

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孟康曰言狼籍甚盛及誅呂氏。立孝

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

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令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

傳。陸生竟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

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如淳曰遂者布臣也臣瓚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瓚說是也漢既誅布。聞建

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

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師古曰欲知建與相知建不肯見。及建母死。

漢書平主 卷四十三 朱建

念字當玩

盧辭治曰賈
說南越佗歸
漢其旨峻見
帝稱詩書其
詞屬迅而避
諸呂分五男
以縶裝其識
遠而趨進而
交驩平勃其
論忠而確大
都負賈生之
文而括子房
之智者漢之
文學稱隨陸
有以夫

沈津曰賈之
兩使南越調
和平勃以安
諸呂其卓識
宏識豈一時
推埋屠狗可
企及哉劉認
所謂漢室陸
費首發奇采
者是已

陸按平素以

貧未有以發表。方假賈服具。師古曰賈者上得反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和當同恤安危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稅。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為衣被之具稅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師古曰布帛曰賻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慚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閼籍孺。師古曰按幸傳云高祖孺斯則二人皆名為孺而姓各別今此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閼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為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